

# 非洲民族主义先驱 阿弗里卡纳斯·霍顿<sup>\*</sup>

张宏明

**内容提要** 阿弗里卡纳斯·霍顿是非洲近代史上颇受争议的一位知识分子。不仅同时代的人对霍顿的评价褒贬不一，后人对他也是毁誉参半。由于对英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加之对殖民主义持肯定态度，霍顿由此成为近代非洲知识分子中受非议最多的一位思想家。一些人批评霍顿是一位“受西方文化毒害已到无可救药地步”的“死不悔改的亲英派”，是“黑皮肤的英国人”。另一种看法则与之相反，认为霍顿是西非的科学家、爱国者、泛非主义者、西部非洲“知识革命”的先驱和“非洲人尊严的捍卫者”，并将他誉为“非洲的现代政治思想之父”。

**关键词** 霍顿 非洲民族主义 先驱 生平 著述

**作者简介** 张宏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07）。

## 引 言

詹姆斯·阿弗里卡纳斯·比尔·霍顿（James Africanus Beale Horton 1835–1883）是19世纪非洲思想界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并在非洲近代思想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非洲民族主义的先驱者，霍顿享有许多荣耀的光环：尼日利亚历史学家 E.A·阿杨代尔（Emmanuel Ayankannu i Ayandele）教授将霍顿誉为科学家、爱国者、泛非主义者和非洲人尊严的捍卫者<sup>1</sup>；加纳历史学家 A·阿杜·博亨（A.Adu Boahen）教授将霍顿与爱德华·布莱登并称为西部非洲“知识革命”的先驱<sup>④</sup>；冈比亚学者 J·阿约·兰利（J.Ayo Langeley）认为，正是“在塞拉利昂的霍顿博士帮助下，非洲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现代政治学的开端”<sup>④</sup>；英国学者乔治·谢珀森（George Shepperson）、罗伯特·W·朱利（Robert July）等人将霍顿誉为“非洲的现代政治思想之父”<sup>④</sup>。的确，霍顿生活和工作的空间虽然主要局限于英属西非地区，但他的思想却关乎整个非洲社会和黑人种族，并对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和近现代非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诚如霍顿的传记作家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

<sup>\*</sup>本文主要介绍阿弗里卡纳斯·霍顿的生平与著述，笔者日后还将论述霍顿的政治思想及其对近现代非洲思想发展的影响和贡献。

<sup>1</sup> See Christopher Fyfe *Africanus Horton, West African Scientist and Patriot* New York 1835–1833 1972.

<sup>④</sup> 参见 J.F·阿德·阿贾伊主编：《非洲通史（第6卷）：19世纪80年代以前的非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39页。

<sup>④</sup> J. Ayo Langeley *Ideologies of liberation in Black Africa 1856–1970—Documents on modern African political thought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London 1979 p. 32.

<sup>④</sup> G. Shepperson, *Introduction to the reprint of Horton's West African Countries and People*, Edinburgh 1969 p. vii–xxiv.; Robert July *The Origins of Modern Africa Thought* London, 1968, Chapter 6.

法伊夫 (Christopher Fyfe) 所言, 霍顿不仅属于塞拉利昂的克里奥尔人, 也不仅属于全体非洲人, 还被视为所有具有黑人血统的人的使者。

霍顿是 19 世纪非洲知识分子中一位声名显赫的人物, 先天的秉赋和后天的努力使他不仅在黑人知识界出人头地, 即便在白人同行中也出类拔萃, 甚至令那些对他怀有敌意的白人种族主义者也十分羡慕, 甚至嫉妒他的才华。霍顿学的是医学, 但他的兴趣十分广泛, 除了医生这一职业外, 他还是一名军官、学者、政治家、银行家、企业家, 且在医学、文学、历史和政治研究等方面都享有很高的声誉。<sup>1</sup> 霍顿可谓生逢其时, 因为相对来说, “维多利亚时代” 中期是非洲知识分子的才干受到重视、并能够得以施展的时代。雄心勃勃、温文尔雅、能言善辩等这些 19 世纪西非知识分子的特征在霍顿身上充分地体现出来。

有关研究霍顿生平、思想的文献资料是非常丰富的, 其中比较权威和有影响的文献有: 克里斯托弗·法伊夫撰写的《阿弗里卡纳斯·霍顿, 西非的科学家和爱国者》(*Africanus Horton, West African Scientist and Patriot*, New York, 1972), 罗伯特·W·朱利编撰的《现代非洲思想的起源》(*The Origins of Modern Africa Thought*, London, 1968), 夏尔-安德烈·朱利安、马加利·莫尔西、卡特琳娜·科克利-维德罗维奇和伊夫·佩尔松编辑的 12 卷本《非洲名人传》第 3 卷 (*Les Africains, Tome ④*, Paris, Edition Jeune Afrique, 1977), J·阿约·兰利编撰的《黑非洲解放的思想 (1856~1970)》文献集 (*Ideologies of liberation in Black Africa 1856-1970 - Documents on modern African political thought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London, 1979), 乔治·谢珀森为阿弗里卡纳斯·霍顿的《西部非洲的国家和民族: 为非洲种族申辩》一书的 1969 年再版所写的绪论, E.A·阿杨代尔撰写的《詹姆斯·阿弗里卡纳斯·比尔·霍顿 (1835~1883): 西非现代化的先知》(*James Africanus Beale Horton, 1835-1883: Prophet of Modernization in west Africa*, 1971); 亨利·S·威尔逊 (Henry S.Wilson) 编撰的《西非民族主义的起源》(*Origins of West African Nationalism*, London, 1969), 等等。

## 霍顿的生平

霍顿于 1835 年 6 月 1 日生于塞拉利昂弗里敦附近的一个名叫格罗塞斯特 (Gloucester) 的村庄。霍顿的祖籍在今天的尼日利亚, 父母都是伊博族人, 他们在贩奴船上获救后被安置到塞拉利昂的弗里敦。全家的生计主要靠父亲做木工活来维持。霍顿成年后曾对获释奴做了这样的描述, “他们到达塞拉利昂, 上岸时全身赤裸, 蒙昧而贫困, 对文明一无所知。”<sup>④</sup> 但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根据尼日利亚历史学家 E.A·阿杨代尔教授的记述, 到 1821 年, 传教士的努力获得了显著成效, 在全村的 720 人中已约有 500 人能够阅读圣经。当地居民的高识字率, 是 19 世纪 20 年代的世界其他地区难以相比的。<sup>⑤</sup> 不过, 在霍顿的少年时代, 格罗塞斯特村民中仍有不少人依然信奉传统宗教, 并按照传统方式生活。

英国行教会对霍顿的人生发展轨迹产生了很大影响, 它不仅使霍顿皈依了基督教, 而且使霍顿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1847 年, 12 岁的霍顿在家乡完成小学启蒙教育后, 进入了英国行教会开办的文法学校 (Grammar School) 学习, 1851 年, 继而进入英国行教会开办的福拉湾学院 (今塞拉利昂大学) 深造。1855 年, 从福拉湾学院毕业后, 霍顿在英国行教会的推荐和资助下远赴英国, 在苏格兰

<sup>1</sup> Cf Sous la direction de Charles-André Julien, Magali Morisy, Catherine Coquery-Vilroch, Yves Person, *Les Africains, Tome ④*, Paris, Edition Jeune Afrique, 1977, p. 17.

<sup>④</sup> Africanus Horton, *West African Countries and Peoples*, London, 1868, p. 60. See Pieter Boek van Hensbroek, *Political Discourses in African Thought 1860 to present*, London, 1999, p. 33.

<sup>⑤</sup> See Emmanuel Ayankannu Ayandele, *Introduction to the Second Edition in Africanus Horton, Letters on the Political Condition of the Gold Coast*, London, 1970, p. 6.

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1859年,霍顿在该校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成为“英国皇家军医学会”的成员。当时,霍顿撰写的论文题目是《非洲西海岸医学地志》(*The Medical Topography of the West Coast of Africa, with Sketches of its Botany*),这是他发表的第一部著作,同时也是迄今为止非洲人有关热带医学研究最早的学术著作。该论文主要探讨了疾病与特定气候、土壤和植物之间的关系。在英国4年的学习和生活对霍顿日后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崇尚在英国习得的西方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将之视为文明的标志;但他始终为自己的黑人身份而自豪,或许正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是一位非洲人,在爱丁堡大学学习期间,霍顿在自己原来的名字“詹姆斯”之后加上了一个非洲名字“阿弗里卡纳斯”(Africanus),且在此后发表的著述中全都署名为“阿弗里卡纳斯·霍顿”。

1859年10月,霍顿完成了在英国的学业后回到弗里敦。1860年,他作为一名军医在英国驻西非军队中服役,成为英国军队中的第一个非洲籍军官。在此后长达21年的军旅生涯中,霍顿随军辗转,足迹几乎遍及英属西非殖民地的所有地方。这使霍顿有机会了解西非地区,特别是黄金海岸(今加纳)的社会政治、经济和人文情况,他本人借此积极参与黄金海岸的政治和社会活动。

在从军最初的几年,霍顿经常往返奔波于弗里敦、阿克拉、海岸角、拉各斯和冈比亚等地的军事要塞,工作十分辛苦;加之由于热带疾病,特别是疟疾的侵蚀,使他的健康受到很大损害。但霍顿对工作始终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这样做是为了向世人证实黑人非但能够承担像白人一样的工作,而且会比白人干得更出色。出于对热带地方病研究的需要,霍顿对地质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潜心研究土壤与地方病之间的关系,并于1862年在弗里敦发表了关于阿散蒂医学地志的小册子。1863年,霍顿随军参加了英国对阿散蒂王国的战争。战争结束后,他继而被派遣到冈比亚服役,直到1865年才又回到黄金海岸。1866年,霍顿在访问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时,有幸结识了与他同时代的另一位在非洲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人物——爱德华·布莱登(Edward Blyden),这也成为日后史学家津津乐道的话题。1867年9月霍顿前往英国,并度过了近一年的时光,这可谓是他忙碌的军旅生涯中最为悠闲、稳定的生活。但好景不长,1868年8月回到黄金海岸后,霍顿又重新开始了奔波劳碌的生活。在此后的一年间,他先是两次被派往拉各斯工作,后又奉命到冈比亚医治霍乱,直到1869年8月回到海岸角后才逐渐稳定下来,继续从事他的地方病研究工作。1873~1874年第二次阿散蒂战争爆发后,霍顿又开始随军辗转,亲眼目睹大量士兵死于恶劣的环境。由于积劳成疾,他本人也休养了半年之久。战争结束后,霍顿的许多白人同事都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嘉奖,而他却一无所得。<sup>1</sup>此后,霍顿的生活仍然难以安定下来,继续随军往返于英属西非的各个殖民地。1880年12月退役时,霍顿已晋升到中校,成为英国军队中军衔最高的非洲人。

退役后,霍顿在弗里敦定居,其间,也在英国小住。闲居的霍顿一度对经济活动萌生兴趣,并很快成为在这一领域的活跃人物。他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做过股票生意,并于1883年1月在弗里敦开办了西非第一家银行——西非商业银行。霍顿对兴办教育也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早在1861年,他就提出要在塞拉利昂建立一所官办的医科学校和一所西非大学。霍顿还在他的遗嘱中规定,用他的股票增值所得建立一所“霍顿专科学校”,用以教授非洲人学习自然科学,并希望这所学校以后能发展成为一所大学。遗憾的是,由于他投资的股票跌价,他的遗愿未能实现。

1883年10月15日,霍顿在弗里敦去世,享年48岁,可谓英年早逝。霍顿是一位恪守教规的基督徒,他为人品行端正、性情温和、举止文雅。他一生结过两次婚,他的第一位妻子是伊博族富商威廉·H·普拉特的女儿范妮·玛丽塔·普拉特(Fannie Marietta Pratt)。他们于1862年结婚,生有一女。不幸的是,范妮在婚后的第四年便去世了。霍顿的继室是来自美洲的移民J.B·埃利奥特的女儿塞利纳·比阿特丽斯·埃利奥特(Selina Beatrice Eliott)。他们于1875年结合,育有一女。

<sup>1</sup> See Christopher Fyfe op. cit., pp. 52-53, 115-118.

## 霍顿的主要著述

在霍顿的身上体现了 19 世纪受过西方教育的西非沿海知识分子的抱负和愿望，他一生笔耕不辍，作为医学博士和医生，他为后人留下了不少医学著述。霍顿的处女作是 1859 年发表的医学博士论文《非洲西海岸医学地志》，他坚信疾病与特定的气候、土壤和植物之间有密切的联系。英国学者乔治·谢珀森对霍顿的研究成果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这不单纯是一项医学理论研究，而且具有临床实用价值。<sup>1</sup> 霍顿在以后发表的医学著述也同样带有一定的目的性，有时甚至带有政治目的，例如 1867 年在伦敦出版的《非洲西海岸的自然气候、医疗气候和气象学》（*Physical and Medical Climate and Meteorology of the West Coast of Africa*）一书中，霍顿除了继续关注地方病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联系外，还呼吁英国政府与殖民当局改善塞拉利昂的卫生条件和增加教育投入。霍顿的医学著述还有：1874 年出版的《热带气候中的疾病和治疗方法》（*The Diseases of Tropical Climates and their Treatment*）等。不论霍顿从事医学研究的主观目的如何，但在客观上，他的医学研究成果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世人对热带疾病的认识。

不过，作为非洲民族主义的先驱者，霍顿遗产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是有关非洲政治问题的著述。后人怀念霍顿，主要也是对他政治方面的建树或贡献。根据英国学者乔治·谢珀森的考证，霍顿有意识地接受西方民族、民主思想始于 19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他在英国留学期间，<sup>④</sup>这为他日后参与殖民地政治活动及从事政治问题研究奠定了基础。霍顿对殖民地社会政治问题的兴趣萌生于 19 世纪 60 年代，这与他结识《非洲时代》（*African Times*）（月刊）的发行者斐迪南·菲茨杰拉德不无关系。菲茨杰拉德是一位爱尔兰新教徒，为人正直，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非洲人的愿望及英属西非的实际情况。例如，他呼吁英国政府在鼓励教会事业的同时，也应通过鼓励投资政策来关注殖民地的经济发展。菲茨杰拉德的主张反映了弗里敦非洲知识界长期流行的一种情绪，即认为英国政府和殖民当局应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来拓展殖民地的疆域，因此，他的观点受到了包括霍顿在内的不少非洲知识分子的拥护。《非洲时代》是由同情非洲人的“援助非洲协会”（*African Aid Society*）资助、在伦敦发行的一本专门介绍西非形势的刊物，它主要刊登从西非沿海地区采集到的新闻。该杂志不仅是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人道主义者的主要宣传阵地，同时也是受过西方教育的非洲知识分子在英国有一个舆论喉舌，它在弗里敦也同样拥有广泛的读者。由于《非洲时代》月刊的政治倾向有悖于英国的殖民政策，于是在英国政府和殖民当局的干预下，“援助非洲协会”于 1866 年终止了对此刊的资助；不过，菲茨杰拉德并未因此而屈服，他顶住压力，继续出版《非洲时代》。由于志趣相投，霍顿在结识菲茨杰拉德后不久，俩人便成了好朋友，霍顿时常在《非洲时代》上发表文章，其内容涉及殖民地的政治改革、农业发展、医疗卫生条件等。

19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霍顿的思想逐步趋于成熟，他的代表作也多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霍顿关于非洲政治问题的第一部著作是 1865 年出版的《英属西非的政治经济，以及几个殖民地和定居地的必备条件：非洲人论黑色人种在自然界中的地位》（*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ritish West Africa, The African's view of the Negro's Place in Nature*，下称《英属西非的政治经济》）。这本小册子实际上是霍顿对英国议会下院“特别委员会”关于西非殖民地未来报告的一种回应。1865 年 3 月，英国议会下院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目的是质询和检讨英国在西非的殖民政策。《非洲时代》的发行者菲茨杰拉德向霍顿征询对西非政治前途的看法，这激发了霍顿对殖民地政治问题的研究兴趣和思考，他很快将自己的想法汇集成本 36 页的小册子。其中，霍顿的主要观点是，英国的殖民统治和基督教

<sup>1</sup> See G. Shepperson op. cit., p. x.

<sup>④</sup> Ibid.

的福音传播对非洲社会摆脱蒙昧、落后状态是有益的，但同时他也坚信非洲人有管理好自己事务的能力，并认为自治是每个殖民地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霍顿在这本小册子中阐述的观点还不是十分全面、系统，然而它却是霍顿政治思想第一次清晰的表达，尤为重要的是，它为日后霍顿的政论性著作定下了一个基调。<sup>1</sup>

霍顿的第二部政论性著作是1868年发表的《西部非洲的国家和民族、英国人及土著人，关于建立英国下院在1865年提议的自治政府的必要条件，为黑人种族申辩》（“*West African Countries and People, British and Native With the requirements necessary for establishing that Self-Government recommended by the 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1865 and a vindication of the Negro race*”，下称《西部非洲的国家和民族》）。这部著作是霍顿在1867年利用赴英国休假期间撰写的，此书进一步阐述了关于英属西非殖民地实行自治的观点，实际上是论证他在《英属西非的政治经济》一书中所阐述的观点。霍顿不仅在书中对英属西非各个殖民地进行了广泛的描述，而且提出了适合于未来西非各个自治国家政治的制度性安排。《西部非洲的国家和民族》一书共有18章，在结构上分为两部分。在第一部分即前五章中，霍顿对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的人类学理论进行了严厉批评，并向读者阐述了他对西非未来的设想。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内容正如此书副标题“为非洲种族申辩”所申明的，旨在为非洲种族，特别是为西非人进行辩护；在第三、四、五章中，他在驳斥“现代人类学家的错误理论”的基础上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在第二部分即后13章中，霍顿就在西非建立一系列自治国家所需的政治制度提出了具体建议。在第六章中，他通过对西非定居点民族问题的论述，阐述了对人类历史发展的看法；在第七章至第十七章，他用了大量篇幅对利比里亚及英属西非殖民地的社会和政治结构进行了比较分析，旨在修正英国下院“特别委员会”于1865年提出的有关英属西非殖民地行政与政治改革的议案。在第十八章，他劝诫非洲人，尤其是青年人：既然殖民化已成为既定的事实，那么为了“夺回政府的自治权”，就一定要努力提高自身素质，“雄赳赳，气昂昂地做一个自信的人”，以积极的热情和高尚的理性迎接未来。《西部非洲的国家和民族》一书可谓是霍顿留给后人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乔治·谢珀森在为此书1969年再版所写的绪言中指出，霍顿撰写此书的目的有二，换言之，这部书是由上下连贯的两个主题构成：其一是为了驳斥种族主义者对非洲社会和黑人种族的种种偏见；其二是阐述在英国统治下的西非人民要求自治的愿望，并论证非洲人具备管理好自己事务的能力；此外，霍顿还试图“在各种不同的种族之间发展一种真正的政治科学”<sup>④</sup>。

霍顿的第三部政论性著作是1870年出版的《关于1868年1月1日英国与荷兰政府交换土地之后黄金海岸政治状况的书信，以及1862~1864年阿散蒂战争和1866年阿乌纳战争的简要回顾》（“*Letters on the political condition of the Gold Coast since the exchange of territory between the English and Dutch governments on January 1, 1868; together with a short account of the Ashanti War 1862-1864 and the Awoonah War 1866*”，下称《关于黄金海岸政治状况的书信》）。这部政论性著作实际上是霍顿在1868~1870年间对在西非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及关于促请英国当局支持芳蒂联盟（Fanti Confederation）信件的汇编。1868年，芳蒂联盟的成立是英国下院“特别委员会”报告出台后最重要的政治事件。芳蒂联盟是一个由当地酋长和受过教育的精英领导的有众多邦国的政治联合体，位于今天加纳的沿海地区。英国与荷兰争夺贸易据点导致的政治骚动，以及北部强邻阿散蒂王国的虎视眈眈，使芳蒂联邦应运而生。透过霍顿与英国殖民当局之间的往来信件，我们可以看到霍顿对芳蒂联盟的政治态度。他支持芳蒂各邦国走向联合，积极为联盟的领袖出谋划策，并要求英国承认联盟的合法地位。在霍顿的积极呼吁下，英国当局一度支持芳蒂联盟。但是1872年英国殖民当局不仅改变初衷，甚至开始怀疑霍顿另有企图。英国殖民当局认为这个芳蒂联盟对该殖民当局权威构成了威胁，遂对该联盟

<sup>1</sup> See Raph Uwchue, *Makers of Modern Africa, Profiles in History*, Published by Africa books Limited 1996 p. 269.

<sup>④</sup> J. Ayo Langekey op. cit., p. 33.

进行削弱，甚至羞辱，抓捕联盟的领袖。其原因是，进入 19 世纪 70 年代，随着种族主义思潮的泛滥，对受过教育的非洲人的侮辱不仅成为当时盛行的种族主义宣传的重要内容，而且英国殖民当局也开始对这些人持怀疑、敌视的态度。英国首相金伯利爵士就直言不讳地提出只授权于“那些世袭传统领袖，并尽力通过他们实行统治。”英国政府和殖民当局对土著人政策的转变，意味着以往在殖民政府中供职的非洲知识精英被边缘化，毫无疑问，此政策也是导致英国在后来西非政治中对知识精英和传统统治者实行分化策略的一个步骤。<sup>1</sup>霍顿在《关于黄金海岸政治状况的书信》中对英国在西非殖民地的治理和社会问题的探讨，尤其是他关于夭折的“芳蒂联盟”的分析是极具历史价值的，它反映了霍顿作为一个政治思想家敏锐的洞察力和预见性；这或许也是尼日利亚历史学家 E.A·阿扬代尔教授在为此书百年之后再版（1970 年）所写的绪言中给予霍顿高度评价的原因所在。

霍顿的政论性著述多是一些小册子，坦率地讲，他的思想缺乏系统性，更谈不上体系，但他在近现代非洲思想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却是不容低估的。研究和评估霍顿的思想不能脱离他的生活环境，特别是不能脱离他从事社会、政治活动的特定时空背景。事实上，霍顿的上述 3 部政论性著述都是与当时在西非发生的几个重大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回顾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西非的历史，至少发生了 3 个重大事件：其一是第一次阿散蒂战争后，英国议会下院的“特别委员会”起草了关于西非殖民地未来的报告，并在议会中获得通过；其二是“芳蒂联盟”的成立与流产；其三是第二次阿散蒂战争（1873~ 1874 年）引发的欧洲人在非洲的殖民扩张。在这 3 次重大事件中，霍顿都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对霍顿关于上述事件的乐观主义论述进行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认识“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西非知识分子的政治抱负及其在殖民地社会中的地位。

(责任编辑：安春英 责任校对：徐 拓)

<sup>1</sup> See Christopher Fyfe op. cit., p. 10.

• 资料库 •

第二届欧盟－非洲首脑会议  
通过《非欧联合战略》及《行动计划》

2007 年 12 月 7~ 9 日，来自欧洲和非洲 80 个国家的领导人参加了在葡萄牙里斯本举行的第二届欧盟－非洲首脑会议。此次会议的重要成果是通过了《非洲－欧盟战略伙伴关系——非欧联合战略》，以及实施这一战略的《行动计划》。

此《行动计划》确立了关于双方建立长期战略伙伴关系的 4 个目标和 8 个合作领域。4 个目标是：加强非洲与欧盟的政治伙伴关系；促进和平、安全、法制国家和发展；多边主义；发展平民社会。8 个合作领域包括：和平和安全合作伙伴；民主管理和人

权合作伙伴；贸易和地区融合合作伙伴；“千年发展目标”合作伙伴（主要是帮助非洲贫困国保障食品安全、健康和教育）；能源合作伙伴；气候变化合作伙伴；移民、人口流动与就业合作伙伴；还有科学、信息社会及空间合作伙伴（主要是在非洲发展科技、加强高新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应用）。

(资料来源：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经商参处网站，2007 年 12 月 20 日)

(筱 雪 编译)

## Africanus Horton, a Pioneer of African Nationalism

*Zhang Hongming*

pp. 26– 31

Africanus Horton was an intellectual much in controversy in modern African history. He had won praises and disparages not only from people in his time but also those after. Horton became the most reproached thinker of the modern African intellectuals for his unrealistic illusion o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his affirmative attitude towards colonialism. Some criticized Horton as one who had been contam-

inated by the west culture to an incurable degree; one absolutely refused to repent and the black-skinned Britishman. But some viewed him as the west African scientist, a patriot, a pan-Africanist, a pioneer of the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west Africa, “a guardian of African dignity” and “father of modern African political ideology”.

## On the Function of Islamic Political Culture (2 of 2)

*Liu Yueqin*

pp. 38– 43

The Islamic political cultur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aw and supplement each other. The legal culture is included in the political culture, which is presented as legislation of the Koran, the religious law, the civil law and the criminal law. The religious law is to some extent a strong prop to the Islamic political culture. The thought of the Islamic political culture first stemmed from the Koran and then penetrated the civil law, the criminal law and the others. The sense of Allah being Allah and man being subject to Allah and the Herald became the political ideology of the political cultural monism,

hence to form the foundation, core and dominant mentality of the Islamic political culture. The Islamic culture is interlinked with the religious ideology, characteristic of the sense that Allah is the supreme unique. In conformity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Islamic culture, the Koran and Hadith were respected as the core of culture and complementary of the law. The political capacity of the Islam shares the origin of the modern Islamic movement. As a whole, the Islamic can win any democratic elections so long as they are held, which is usually in the effect of Dominos.

## A Historical Study on the Economic Model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Egypt

*Wang Tai*

pp. 44– 49

Reviewing the evolution of Egypt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under the principle of the Arabian Socialism,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emerged in Egypt between 1950s and 1960s based on and characteristic of the “nationalization”. In 1970 and 1980s, the model was steadily adjusted to be the “mixed” characteristic of expanding privatization and reducing nationalization. Since 1990s, when being confronted with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Egyptian model began to transit towards that of privatization, market and liberalization. Egyptian economic model had interacted well with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hases of Egypt. The formation and transition of Egyptian economic model had been influenced by the external factors a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World Bank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hile connected with the political system reforms in Egypt.